

小说集

今後我是真的

孟 紫

45

胜友书局 联合出版
新加坡作家协会

小说集

今后我会真的

孟 紫

封面题字：林东彦校长

胜友书局 联合出版
新加坡作家协会

今后我是真的

督 印：李元开

作 者：孟 紫

封面设计：黄秀华

出 版 **胜友书局**

兼 行 : SENG YEW BOOK STORE
Blk 231, Bain Street, #01-15/17,
Bras Basah Complex, 百胜楼 (书城)
S'pore 0718. Tel: 3374653

统一编号：SY: 01-267

ISBN: 9971-52-075-3

日 期：一九八八年十月初版

©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Printed by: G. T. Printing & Trading (Pte) Ltd. Tel: 270 2639

作者简介



孟紫，学名陈美今，另署音凯、筱思、逸鸣，牛姥姥等笔名。一九二八年生于新加坡，一九四六年毕业于前中华女子简易师范学校，一九六一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教育文凭班毕业。写作十年，重要获奖纪录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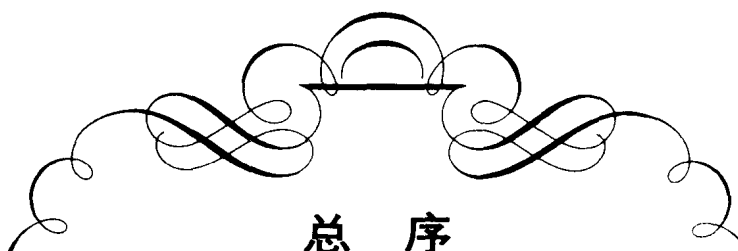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八／七九年人协全国短篇小说创作首奖。

一九八二年文化部戏剧创作首奖，小说三奖。

一九八五年联合早／晚报第二届全狮奖征文（散文）首奖。

著作：小说集《鞭》（一九八一年）

小说集《指天椒之恋》（一九八六年）



总 序

新加坡胜友书局近十年来在我们文学发展工作中，扮演着积极的角色，不但把我国的文学作品推销到社会各阶层中去，也通过文学作品的出版，把我国优秀的作家与作品给予鼓励和表扬。

这一套文学丛书的出版，象征胜友书局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共同为我国文坛努力合作。我们打算不计其数的，一本一本把我国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推出，内容包括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游记、史料及其他形式的作品，只要是好书，我们都愿意出版。

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会成为新加坡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让我们拿出好作品来！

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
一九八七年七月

目 录

总 序

- 1 风雨黄沙
- 17 笑面人
- 26 孤 星
- 33 不速客
- 45 赤脚医生
- 57 永远的儿子
- 69 人鼠之间
- 81 吾父吾爱
- 103 今后我是真的
- 151 啊，母亲
- 161 后 记

风雨黄沙

I “沙场”

秦穆虹老师攥紧三尺细鞭，三步做两步往楼下跨，心中愤愤。近来歹差事总派到自己头上，恶名昭昭的顽童，竟要我“钉牢”他！训育主任弄什么鬼？早不深造晚不深造，刚刚出了个倪亚狮，他就出国了。算我倒霉，误入这条“死胡同”，认命吧！象当年争篮球什么杯，出阵！“沙场”就在眼前。

炎炎朝阳毫不客气地把几棵秃柳树射倒在滚滚黄沙地面上。偌大一座球场被分割成几个四边形。靠西的几片叶影罩住的正是点心亭，男女学童站的蹲的坐的来往晃动的，十分热闹。只有中央那片面积最大的梯形地上，一大一小，相恃而立，大有少林武师登擂台准备相厮杀的阵势。秦穆虹老师一出现，就如裁判员驾到，“角力场”外远远瞄着的男女孩们就高声嚷道：

“老师来啦！要打了！要打了！”

哼！秦穆虹老师蹙紧的眉展不开，冷眼横扫一匝：可厌！走过去，那大的放下叉在腰间的粗手，躬身一退，笨拙地，讨好地说：

“先生，你来啦！好，好！这天寿（注①）仔交给你。他

再打人，你抽他几百鞭，我也不痛心！”

哼！你不痛心，我可要“痛手”啦！秦穆虹按捺住气，冷峻地说：

“倪亚狮！校长叫你每天一来到学校，马上来找我！下课也一样，听见没有？”

顽童也叉着腰的手没跟着放下，两只黑不溜秋的眼在他父亲脸上一扫，转过来，对秦穆虹略点点头，嘟起嘴没作声。

“夭寿仔！叫先生！”做父亲的叱。

“老，老师！”顽童操华语。

“说：知道了，谢谢先生！”再叱。

顽童随着说，不太情愿的语气。手，这才垂下。做父亲的严厉地睨他一阵，才转过来，陪笑地鞠躬而退。秦穆虹还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顽童嘟起的紫黑的厚厚的唇，那走开的是什麼尊容，已来不及端详了。

他一走开，顽童马上活泼起来，掏出石弹丸，手指一勾一弹：得！击中不知什么时候陷在沙里的一颗，一咧嘴：“着！哈哈！”他连跑带跳，拾了石弹丸，抬头见着秦穆虹老师绷紧的脸。他吐吐舌，收了弹丸，掏出角子，说了“老师，我去吃东西”就要走。

“等一等！”她喝住他——昨天他购点心时打伤人，那儿已经被校长宣布为他的“禁地”。她召来一个大孩子，嘱他代买。顽童又嘟嘴：

“不要，我，不吃了！”

不吃？算了！走，上楼！

滚滚黄沙给一黑一白两双鞋撒上了尘埃。

2 长辈们

这片数百方尺的“沙场”，在寸金尺土的市区，可算难得。校舍后还有一道两百米长的绿草坪，外加沙坑两处。这几项设备就给过气篮球“明星”许永胜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增加几椿津津乐道的大事：什么时候铺上几车细沙；什么日子两台篮球架髹了漆换了新网；跑道撒了几袋沃土化肥……总之，都是他的丰功伟绩，都是百年树人长远大计中显著的成就。至于教诲顽童这劳什子事件，他只会摇头，袖管里只有一支老牌：开除！怎么倪亚狮这只猛兽还在校园里肆虐？个中内幕，心照不宣！秦穆虹这枚棋子，是他的过河卒子。既是兼任体育的合格教员，这当子要采“人钉人”战术，派她去死缠住对象，教他没机会“攻球”，不取分，也有功。所谓“不怕官，只怕管”，顽童也一样。对不？

秦穆虹在门槛上踮擦鞋底的沙时，许永胜校长摸着白净无须的方下巴。不错！顽童交给她一则打不伤，二则对车夫有个交待。三，三……他抓起案头的算盘，的的达达，拨了拨，没错，就这么办！这一仗，稳胜！

秦穆虹老师凝视着写字台边这个嘴阔鼻扁眼黑眉粗的小家伙，想起了上他体育课的情形。他一身黑骨架好比爪哇木雕，结实如铁。在学童们当中，他不管是一只满身尖针的刺猬。不抓他出队伍，就有被刺伤的娃娃来哭诉。还有，那是个把月前吧：不晓得是不是“寡不敌众”，当她听说他正在惹祸时，她奔到沙地，只见他做“才”字形立在众人当中，两手揪住书包带子，陡地一个旋转，一声“着！”周围十来个小孩就象骨

牌似地相继倒下。刹时间，抱头嚎哭的，抚胸呻吟的，昂面摔倒的，趴地“吃屎”的……乱作一团。幸而“冷面鞭手”训育熊主任尚未离职，在他几十下连环响鞭声里，一幕“沙场动作片”开演，教大小观众痛饱眼福。从此，个个视他如猛兽，闻风而逃。

第二天休息，“沙场”上就多了个“手执钢鞭将你打”的新阿Q，虽然他没赤膊没“牛尾发型”，而有一身蓝布衣衫一头陆军发。他就是向秦穆虹哈腰曲背的，倪亚狮的严父。

3 开 怀

每周一天的监护还没轮到，本来休息时总爱到户外一绕的秦穆虹老师下了决心：今天不下楼。带着只“兽”招摇过市？又不是走江湖！让小刺猬进了写字“笼”，“虎落平阳被人欺”。秦老师坐下，他一旁站。她改卷，他盯住。不知不觉间，他肘骨支在桌角，两眼在簿子间来往穿梭。她打个红圈（注②）他露一露齿；整页没圈，他嘟一回嘴；一叠大楷批完，放下笔，整理本子。他帮着，拾起掉下地的几本。她点头。

第二叠：听写。她得用心思，忘了“笼里的刺猬”。评分：100，他扬眉点头；50，他摇头叹息。好久，又改完了，簿子不必整理。她抬头，见他还拍着整叠簿子边缘。她说：

“好了！谢谢！”很习惯，很自然的一句。他却乐得鼓腮皱鼻，旋说：

“老师！我可以去洗手间小便吗？”

秦穆虹命令站岗的“悄悄跟着，别让他惹事”。咣咣钟响，巡察员单独回来，报告老师：他上课去了。问他“有没有打

人”。没有！他发傻，一路大叫大笑，还大声唱歌！

秦穆虹笑笑：由他吧！不碍事！

4 驯狮者

一连几天，风和日暖，天下太平。校园少了只刺猬，可以省一支军队。今天秦穆虹老师轮值，办公室不许坐，她下令：跟我下楼！

沙地上石弹之战如火如荼。小刺猬双目发光，恳求道：“老师！我也要玩，可以吗？”

“不行！要惹事讨打啊？”

“我不打人了啦！老师！给我玩一次吧？”

“那，先去问问，看谁肯让你参加？”

那里晓得，一伙人一哄而散。他懊丧地回来，黧黑的脸瘪得如橄榄核，嘟起嘴骂道：

“一个个都是臭蛋！他妈的臭鸡蛋！”

唉！这小“周处”！她喝住，想骂他什么，总骂不出口。是谁的错？她只叹一口气。

没人陪他玩，他却有一套自娱的法宝：踢了沙子，扔了石弹丸，掏出角子扔上头顶，一面昂头叫：头，头！（注③）接住角子，两掌一开：哈！中了！再扔再喊：花花！（注③）再接再厉：又中了！哈哈！……

一位男教员走近，调侃道：

“小秦升级啦！体育不教，驯起狮来啦！”

她摔头就走。小周处扮个鬼脸，照旧跟着，玩着；时而咧嘴，时而看看她。他没铐没镣，却变成秦老师的枷，锁得她眉头打

结，芳心欲裂！

打专业训练以来，工作日益加重，虽然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却被讥为“邀功博奖”；感化取代体罚，是“绥靖政策”；刚才那句俏皮话，挑起了她久积心头的忿懑。这股怨是星火，转眼就要“燎原”啦！

草坪上，小猛兽一步一跳，遁着残存的白粉线，到达尽头一棵伞形果树下。他好比地上的嫩草，得靠园丁来施肥来修剪。是谁让它蔓生成芒草呢？风？雨？还是成人的漠视？

他拂掉树下那套云石桌椅上的落叶，坐一坐。她走到，他站起来，沿着桌面“某金饰商赠”的字样，一字一字念起来，问了几个字音，再问桌椅来由，然后说：

“我懂了！他们是大富翁，我是穷小仔。”

这不是四尺孩子会说的话：“是谁教的？”

“我爸爸！他替大富翁做过工！”

于是，问起家境。所答的，除了爸爸就是摇头。亲戚呢？邻人呢？朋友呢？

“爸爸说的：死光啦！假如有一天，爸爸发大财，他们就会活回来！”

她陷入沉思了，想着这金钱挂帅的社会病态和一肩烦愁。他忽然打岔：

“老师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”

当然！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。你要不是爱打人，怎么没有朋友？！

他垂头，良久，才说：

“不是没有，爸爸不准我和他们来往。每天放学，他‘车’

我去吃饭，回到家就锁门，晚上去‘赚食’（注④）也把我锁在家里，天天这样。”

那么，学校放假呢？

“爸爸就只做夜工，白天，有时带我去学校玩玩……”

这就不能怪他不合群，不说“在一起玩”而说“来往”了。——这个小老头！

咣咣钟响打断“了解”。她交待班长，明天一早“押来归案”。他却说：“老师！明早我一定自己上楼！”

5 弟 弟

一大早，不速之客果然是他父子俩。

“先生！好！好！这天寿仔，又要麻烦你啦！”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只见两撮浓黑眉。

霍！麻烦岂不是他自己失教养惹的？她啼笑皆非！瞧他那神态，倒象交给我什么宝贝要我好生照管似的！再看他躬身退后，象古装大戏太监一般谦卑的举动，究竟把我当什么？

连续几天师生相处亚狮都没有越轨的表现，是她这道“绝缘体”隔绝了他周身火种？还是他放下“拳头”改邪归正？要能从此摆脱这副重枷可美啦！试放他一马吧！她说：不必来了。然而钟一响，不是他的飞毛腿让班长追得气喘吁吁，就是他施展隐身术，陡然跟在她身边，兴意盎然：“老师！今天是礼拜三！”

礼拜几又怎样？她故作不懂：讨厌的监护！他诧异道：“你不下楼去‘巡逻’吗？”

没等传令，喽罗迳自跨过沙地；直奔草场，象头刚出穴的

小雄狮。

“不要跑！当心撞倒人！”她急追着喊。

他放慢脚步：“我要赶紧去扫掉那张椅子上的树叶给老师坐！”

坐下，他问：“老师有没有弟弟？几岁？他挨过鞭么？当真？你爸爸打他？”

忽然象拣着什么宝物似地跳着拍手笑道：

“呼啦！我赢啦！我赢啦！我要向爸爸讨一块钱！他输啦！他说老师若有弟弟，一定比我乖！他输啦！”

“错！我弟弟不坏蛋！他没打过人！他挨打，是因为不肯吃饭不肯睡觉！他比你乖！”

他瞠目结舌一阵子，才低下头，很失意地说：“老师！我以后不再打人啦！你不要讨厌我嘛，啊？”

“我没讨厌你！”她说得有气无力，心里是一百个厌恶！对他，更对自己。

6 雨 车

四五月，怪天气，连日骤雨象跟学生们作对似的，他们未上学大雨就抢先来到！秦穆虹每天一刻钟的清晨漫步也因大雨牺牲掉了。带把伞，挤上巴士车上课去。

甫到站，大雨更凶似瀑布，直往人头上倒。车亭早已象沙丁鱼罐头，车一停，卸下的人就溢出亭外。秦穆虹一手撩裙角，一手抽出腋下的雨伞撑开，挡住猛射来的雨箭。凹进来的弧形停车湾积了几寸水，哗哗湍流还不断地从马路中央排涌过来。看看没落脚的地方了，不如冒雨走吧！一面想，一面探视

对街，做出冲峰的准备。蓦然间，一辆三轮车直滑过来。秦穆虹背脊让人一撞，肩挨一挤，听得他嚷：“让开！让开！三轮车！——”

只一瞬，人已挤到她跟前。雨伞歪了。车还没停，即听得车夫吆喝：

“走开走开！谁要载你？”

这男人愕然煞住，退后，踩痛了秦穆虹的脚板，压缩了她的雨伞。

“欧！我的脚！”她挣扎着侧身举伞再撑开，洒了满脸满头水，雨伞边缘让谁揪住了。

“先生！先生！上来！快快！后面巴士车来啦！”穿雨衣戴笠帽的车夫佝偻着掀开车斗前的帆布。她看看右边：巴士车果然急冲而来。不容推辞！不能迟疑！跨开腿，连人带伞，塞进了车斗，帆布一扣，她就屈膝坐在雨帘内那阴湿的坐垫上了。

达达雨声打着车篷，沙沙水声滑过车轮。车夫哩哩啦啦在喊话。她尖起耳朵，好不容易听清楚下半句：“我说先生一定在这里下车，果真没错。”

骤雨一过天放晴，车里好热。她掀开帆布，见着他湿漉漉的小腿后腱毛茸茸的皮，以及一团团纠结着的紫黑色血筋正一上一下溜动着。

校门还远，哗哗水沟里黄沙浊浊。他说：“过些日子放假，校长一定去买沙，那我和那天寿仔，又可以帮他载沙帮他铺地了。”

“载沙？你也驾罗厘吗？”

他点头：“偷驾！”（注⑤）

“阿伯！停车！我可以走了，你也可以多兜几椿生意……”

“不好！不好！先生！我那天寿仔给你太多麻烦。你，还有校长，好心收容我粗人的儿子，我没什么可以报答，出点儿力，应该的！钱嘛，去赚就有！我怎可以贪心？”

下车，推辞再三，他依然拱手谢绝车资。没法子，她将钞票往车座一放，飞也似的逃开。

7 公 平

雨后的沙地格外可爱，细沙子在胶鞋底啧啧低语。迟到的朝阳温和慈祥，然而倪亚狮黧黑的额上汗珠如豆。“好热！有杯汽水来喝，多爽！”不敢要求，自言自语倒打动了秦穆虹老师恻隐之心。

“让你买，可以；可不许惹事，啊？”

他雀跃万分，点着头排队去。秦老师在几行长凳旁监视着。几个较大的女生来攀谈。当年教过的小姐今已亭亭玉立。

不久，小“周处”握着瓶子一旁站，嗦嗦声吮吸水草，两只骨溜溜黑眼在众人脸上梭游，一脸满足之色。

一个小胖发话，操着方言，坐着。

“亚晒！（狮，他故意叫成“去声”，与方言的“屎”无异）喝什么？起脚扑？”（他又把一种饮料名称说歪了，也就变成褻语。）

小周处爱理不理，朝秦老师一瞬，勉强点个头，就垂下眼皮蛮乖似的依然吮吸着。

“这么神气！要不要请我喝？”

亚狮摇头，眼珠子一溜转，漾着不悦的光，两颊圆鼓鼓地吸满汽水。

小胖鼻孔喷了一股气：“呸！吝啬鬼！”

“呸——！”大口红色汽水骤然直射到小胖头上脸上。后者唬跳起来，破口大骂：“×你妈×××”。这里，亚狮扬起手，一个瓶子就要擂过去。秦穆虹老师眼明手快，一揪，一扬鞭，喝道：

“放手！要打死人啊？”

瓶子没放，小周处吼起来：

“他骂我，我不甘愿！”

“还不放！我要打啦！”秦老师眼冒青光。

亚狮手一松，她接过瓶子再揉给他：“哪！喝！”

他嗽起嘴，接过瓶，狠命一摔：锵啷！落地开花。大嘴一张，嚷得如冲天响炮：

“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人人一样！只骂我一个！只打我一个！不公平……！”

一炮又一炮，直爆穿秦穆虹大脑！一把烈火直冲咽喉，她嘶哑地对那正跨出凳外要溜的小胖子喝道：“站住！休想逃走！”

小胖回头，歪起肩胛，不服气地盯过来。

“站过来！你先惹他骂他，是你不对！”

小胖不但面无愧色，还不屑地一扁嘴一搥鼻，没开口，只移近两步。

“我说：过来！听见没有！坏蛋！目无尊长！过来！向他道歉！”她越凶，小胖反而越移开了。她怒火更旺：“巡察员！拖他过来！”